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01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孤独与沉思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胡小跃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孤独与沉思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胡小跃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孤独与沉思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著

胡小跃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6 字数245,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101—15400 册

ISBN7-5407-0652-X/I·467

定价: 平 装 5.75 元
彩盒精装 11.25 元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1839—1907)

(190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巍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过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成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今，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逐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 3 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 19 种的 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LA289 / 03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 8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子桂林

译本前言·

孤独而沉思的诗魂

胡小跃

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活动在瑞典隆重拉开序幕。这是世界文坛上的盛事。各国尤其是西欧诸国纷纷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开动各种舆论机器，甚至不惜使用政治手腕和外交手腕，力争夺取这非同寻常的荣誉。他们推举出自己认为本国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作家激烈地参加这场举世瞩目的竞争。一个个伟大而熟悉的名字出现在评委们的案头上：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易卜生，挪威最著名的戏剧家；

蒙森，贡献卓著的德国大历史学家；

卡尔杜齐，意大利著名诗人；

还有比昂逊、斯温本、霍普特曼……

在这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谁将压倒群芳，一举夺魁？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磋商、平衡、比较、争吵、犹豫，

反反复复，风风雨雨，其中自然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和不便张扬的原因，12月10日，姗姗来迟的评选结果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了——

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

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原名勒内·弗朗索瓦·阿尔芒·普吕多姆(René François Armand Prudhomme)，1839年生于巴黎。他两岁时父亲就告别了人世，他在母亲的叹息和哀怨中度过了忧郁的童年。环境的影响使他从小沉默寡言，但也促成了他爱思考的习惯。小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进入了巴黎著名的波拿巴中学。在学校里，他爱上了文学，常常手不释卷地阅读前辈作家的著作，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数学成绩却更好，几乎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于是他下决心投考巴黎最名牌的大学之一——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理科类的中学毕业会考，可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得了严重的眼疾，不得不放弃他的科学梦，转攻文科。从学校里出来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公证人，后来又在一家公司当工程师，业余开始写诗。

普吕多姆初期的诗深受巴那斯派的影响，精雕细刻，工整严谨。他在诗中谈论爱情、宗教、科学和艺术，并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读者，带有很强的教谕性质。这期间，他出了《诗行与诗节》、《考验》、《孤独》等许多诗集，写了包括《碎瓶》、《天鹅》和《银河》在内的不少好诗。

1870年的普法战争把他从个人艺术的小天地拉回了严酷的现实社会，面对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他作出了一个进步作家应该作出的选择，《战争印象》、《法 兰

西》和《正义》具体地反映了诗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80年代后，普吕多姆从诗歌转向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著有《论尘世生活之起源》、《帕思卡尔的真正宗教》、《自由意志心理》及《沉思集》等。由于他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卓越的文学成就，188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成为该院四十一名永久院士之一。

普吕多姆晚年因健康情况欠佳，长期在外地别墅休养。当他获悉自己得了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写了一张便条托人捎给评委，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没能亲自前往瑞典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

普吕多姆走上诗坛之时，正值巴那斯派崛起之际。当时，浪漫主义文学已成强弩之末，慢慢地失去了昔日的雄风。人们厌烦了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和无病呻吟，那种一览无余的感情泛滥已经倒了人们的胃口。物极必反。此时，诗坛需要一种与浪漫主义背道而驰的流派或潮流来冲击和清洗。巴那斯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它以传说中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巴那斯山为名，以缪斯的真正信徒自居，提倡客观、冷静、“无我”，摈弃个人感情，强调诗的形式美和雕塑感，主张远离生活，躲避社会。由于人们的逆反心理，巴那斯派在法国诗坛上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股诗潮。偏爱哲理、思维严密的普吕多姆与巴那斯派的美学思想一拍即合。他积极地参加了巴那斯运动，追随巴那斯派的艺术主张，成了该派的活跃分子。他用自己的作品为巴那斯派的理论现身说法，《天鹅》是最典型的一首，突出地反映了巴那斯派的艺术趣味。首先，诗人客观如实地描述天鹅的外形和动作，写到了天鹅的“巨趾”、“羽绒”、“巨翅”、“颈脖”、“黑喙”，详尽细致，不厌其烦，身体的

各个部位基本上都写到了。诗人在诗中不掺杂任何主观感情，不加任何评价，整首诗犹如一张写实照片，清晰、明了、逼真。

其次，诗的节奏徐缓，色调冷淡，透出一股宁和宁静之气。美丽、洁白的天鹅摆脱了人间的纷扰和尘世的喧嚣，独自在幽深宁静、纹丝不动的湖面漫游，这正是诗人心目中美的象征。

在另一首诗《夜》中，普吕多姆也十分详尽地描写了夜间在一个偏远的小客栈里所听到的各种声响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微妙感觉。他先是听到一阵低低的沙沙声，既像指甲在划丝绸，又像遥远的谷仓里沉闷的闷闷声。突然，这声音又变成了近处樵夫的砍树声。到底是什么声音呢？还没等他搞清楚，外面又响起了隆隆的车轮声。这回，他不但听清了声响，而且还仿佛看到了拉车的龙无精打采、鼻息直喷，甚至感到这条龙“肩膀一动全身都痛”……试想，要是没有一颗敏感的心怎么能听到这些类似幻觉的声音，没有高超的诗艺怎么能写出这些声效呢？

但敏感的心常常被粗俗的灵魂所冒犯，美常常被丑恶和愚昧所玷污。普吕多姆在许多诗中控诉了这种亵渎美的行为，表现出自己悲愤的心情。《在古玩店里》，基督和维纳斯竟被标上价出卖，“没有仁慈心的男人，把买来的东西又卖掉”，一个“女人跟他讨价还价”。崇高和美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岂有此理。普吕多姆奉行巴那斯大师勒贡特·德·李尔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认为艺术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活动，只为少数懂艺术的人服务，那些庸人俗子的眼睛根本欣赏不了美，他多次提出“诗人人为诗人而写”。在《寻欢作乐的人们》和《亵渎》中，他尖锐地讽刺和揭露那些亵渎美和艺术的粗人，呼

唤古典美的复归。他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悲泣诗和诗人的命运，诉说脑力劳动者的艰辛和贫困（《罚下地狱》、《行业歌》）。

普吕多姆在巴那斯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天鹅》和《碎瓶》都被当作是该派的经典诗篇。然而，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诗中也没能完全排斥感情成分。普法战争一爆发他就走出了“巴那斯山”，奔赴社会参加战斗，写出一批战斗性社会性都很强的现实主义诗篇。由此看来，普吕多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至少算不上一个坚决的巴那斯分子。他之所以靠拢和参加巴那斯运动是因为该派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冷静、准确的目标与他严格精密的科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诗一开始就带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和象征主义的色彩，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最终为什么离开巴那斯阵营，进入更高级的哲理世界。像他这样一位清醒而深刻的诗哲是不可能看不到巴那斯派明显的弊端和短暂的寿命的。

普吕多姆是个学者型诗人，生活检点，行为规矩。他爱情诗倒写了不少。年轻时，他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波折，可以说是一场感情悲剧。他从小与比他小两岁的表妹一起玩耍，彼此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痴情的普吕多姆把表妹看作定目已的理所当然的伴侣，想成年后娶她为妻，周围的大人们也常拿他们开玩笑。普吕多姆一直以为表妹也钟情于他，直到有一天表妹写信告诉他已与别人订婚，他才如五雷轰顶，从单相思中惊醒过来。他怎么也不相信他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的表妹会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以致他终身不娶。他对表妹的爱太深、太真诚了，没有别的女子能像表妹那样占据他的整个心，任何别的女子闯入都可能亵渎这种爱。他把这场